

搜神記卷之一

明會稽商濬校

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得知未來過去之事於五月
行至南陽平原見一少年在田中割麥輅嗟歎之
而過少年問曰老丈有何事失聲嗟嘆而過輅曰
汝何姓對曰姓趙名顏輅曰適來無別事見少年
兒壽不逾二十多是天亡所以嘆趙子聞之叩頭
隨而請問輅曰命在於天非我能救也趙子聞之
奔走告父父乃奔往不逾十里遂及管輅顏父子

下馬而參拜適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不逾二十而夭亡聖人如何延命終當報之輅曰命不我與爲之柰何然子懇誠且爲救諸子且歸家覓取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小食時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未知得否其父歸舍覓酒脯而專候之輅果依時而至語顏子曰汝卯日割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棋次汝但蒲將此酒脯往一邊酌酒殘致脯於前他自飲之飲盡便斟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慎勿言也必合有人救汝吾在此專

候於汝乃依輅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次前往侍從非常趙顏致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顏子飲數巡已戲終北邊坐者舉首忽見顏在侍立大怒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不對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夫人食他一物而有愧色適來已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邊坐人曰文書已定不可輒移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語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捩上顏顧喜之乃語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聞而喜不自勝

拜而回家見管輅輅語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
於後記取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
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南斗過北斗所有
祈求皆向北斗矣顏父備束帛鑑金而謝之輅一
無所受

晉愍帝時零陵太守趙子元出門見一女子姿容甚
美年可十五子元見而詰之曰汝何人之子而敢
獨行又無伴侶女子曰我是客人寄居城外拋離
父母又無伴侶孤眠獨處何以問之子元不疑是

鬼又問曰旣無依倚還善製衣否女子對善製衣
子元曰可爲吾作衣吾與汝錢女曰諾乃使入宅
中每作一衣與錢一百文經三年往來宅內大小
愍之或造衣服而多與酬之忽一日來告辭子元
憫之與金鑷子一枚金釵子一隻細絹二疋女子
受得拜辭太守明日必歸鄉里不復來也太守乃
使人送出城外別不辭而去不行數步倏然見家
人恠之時有人出城便同往尋問約二百餘步見
有一塚詢訪近隣云是一女子墓不旬日其父母

發取女屍於祖父塋內安葬開塚出棺改斂見銅錢無數并有金釵子一隻金鑷子一枚細絹二疋甚異之後問其由方知是太守與之太守方知造衣女子之鬼在此時人信鬼神變易不可及

昔隴西有辛道度者游學他方糧食乏盡行至雍州城西五里比見一宅廳館門庭有一青衣女子在門道度饑餒乃詣門下欲求食而過語女子曰僕是隴西人姓辛名道度游學他方糧食乏盡憑女子與報欲求一食可否惟命女子入告秦女女曰

既遊遠地他方將尋高藝此賢人也可宜命入吾與之語女子出來引客而入道度趨入閣中疑非生人俛仰之間已被召見秦女於西榻而坐道度卽稱名而叙起居既畢命道度於東榻而坐卽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君意若何道度曰女所貴戚焉敢乎女卽相逼爲夫婦經三宿三日俄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可三宵不可久居

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既已分飛將何表
信于郎乃取床後蓋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
信是貧士悅而受之乃分袂泣別卽遣青衣送出
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塚荆棘森天度
當時慌怕衝忙走出視其金枕懷乃無異變尋至
秦國旣以枕於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賣
金枕疑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寔告妃聞
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塚啓柩觀之
原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枕解體看之情交宛若

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
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爲駙馬
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
女婿爲駙馬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

扁鵲善明醫術遊行號國時遇號君太子大早經七
日鵲聞之請入而弔弔訖出門知太子有命語左
右曰太子莫不要却生否左右聞之奔告號君云
扁鵲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
入令活太子鵲乃施妙術用醫太子却活王大與

金帛繒綵贈之辭而不受王曰蒙君妙醫已活太子寡人無所酬之君何不受對曰太子命自未盡非臣所能遂揖而去

劉安河中人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却活冥中見天帝命爲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往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卽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

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災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災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卽掘看之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

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住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一

鬼荅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盲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爲膏盲而免此難荅曰心上爲膏心下爲盲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脉良久嘆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盲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常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於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茅馬從者數人盡爲蒲人梁氏惶惧捨宅爲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卷之一

廿

搜神記卷之二

明會稽商濬校

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我兒立身未曾學問可往定州邊孝先先生處習業孝先陳留信義人也廣涉稽古應對無窮自孔子沒後惟孝先一人領徒三年盡知歸服未有勝者是以四海之內皆往就之學習子珍承父之命卽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內去州參百餘里於路傍樹陰憇歇續有一鬼化爲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憇歇子珍不疑也乃

詰子珍姓氏從何而來復往何處子珍曰父母以子珍寡學遣於定州邊孝先生處學業餘無事子珍卽太原王子珍也鬼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玄石父母早亡兄弟異居見玄石少學遣往邊先生處求學旣得遣行便爲同學兄弟子珍曰君必年長請以兄事之玄石曰敬聞命矣遂卽同行至定州主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訖往邊先生處同居先生詰其由卽以實告乃授以經業三年以來玄石才藝過於先生先生曰玄石豈非聖人乎何故聰明朗過某矣今已老耄無能子有何術願示於予玄石曰某因宿會得事先生所授之業不可知也實以目之一覽更無遺漏亦非聖人也尋以子珍辭義不解卽教授之子珍敬之如父畏之如師子珍學業因此得就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卽謁先生迨暮延宿仲祥知李玄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別語曰某與弟連枝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玄石是鬼耳實非生人子珍

曰玄石是上聖之聖經書靡不該博先生猶推嘆之何得不是生人乎祥曰我之所論豈言才藝且弟是生人玄石是鬼生死殊別焉得爲好人哉弟若不信今宿可新葉鋪於席下令卧之弟與別榻且而看之便知虛實弟之卧處其葉卽實鬼之卧處其葉卽虛言訖而別子珍乃復疑迨夜一依仲祥所言鋪之及曉果如前說因爾方知玄石是鬼翊日咨玄石外言兄是鬼物子珍聞此語故咨兄玄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仲祥也弟今旣知

須詔元由昨緣冥司舉我爲泰山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玄石云吾觀汝之才量堪赴此任然安寡學未能該通汝且人間邊孝先處求業業成早來委汝泰山主簿我恐世懼我卽爲生人與弟同師不經一年學問已成任泰山主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旣知固難久處卽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上痛時爲弟父寃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生孫食我

兄弟累有狀主者容情不爲區斷王見此狀怒不
施行答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今追弟父親自訊問
判入死籍弟今火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宜當救
之但以清酒鹿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
必至若也氣絕無可救耳弟之學問已成但知努
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
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即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
歸寧至家見父在床猶有氣火急致酒脯錢財於
郊祭之三呼其名卽見玄石乘白馬着朱衣冠蓋

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
而至子珍相見一似舊之時語子珍曰弟可合眼
須弟見父珍卽閉目須臾之間至閻羅王處門向
北而安玄石語子珍曰向來將弟欲見弟父今在
牢獄形容毀惡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臾卽至着
白跣足頭戴紫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卽是弟父冤
家其人脯時入衙證問令與弟取弓箭於此專候
之見來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救也言語之
間其冤家果至玄石目曰是此矣宜審射之我須

入衙決判是在此他人有疑石入衙視事未幾冤家直來案前陳訴有詞深讎卽射中左眼遺却文書奔走卽驗文書讀看並是論父之事珍洒告玄石曰射着何處珍曰射着左眼石曰不着要緊處限差更來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覓冤家殺之弟父必瘥珍曰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射者卽殺之珍當與石言別匆匆不解問得冤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更見也憂悒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白公鷄七日未知去處衆共尋乃見白鷄在架墻上而坐害左眼珍見思此物是我父之冤家也白衣者毛也紫巾者鷄冠也跣足者鷄足也瞎左眼者所射中也更有是更於何處覓之乃烹作羹以食父因此平瘥珍後受太原郡莫漢景帝拜光刺史壽年一百三十八歲而終皆李玄石祐之故云鷄不三年犬不六載白鷄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直所乘馱駃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

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恃形勢見孝直馬好每索之直荅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贓事乃教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屈枉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必死矣嗟汝等幼冲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自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致死家人收而葬之仍以紙筆安墓中不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群臣

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番照必鑿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濟慎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玼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寃抑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甚怪久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段孝直事

奏帝帝勅下將梁繇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孝形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卽聘與劉祥爲妻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之深絕食而死經三載道平還家乃

詰鄉人此女何在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父母嫁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死生未訣然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復哀泣逡巡其女魂靈自墓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久契闊本與君誓爲夫婦以保終身爲父強逼乃出聘劉祥已經三

年日夕憶君成病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必活道平審言乃啓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祥聞之驚怪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二十歲實謂精貫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

搜神記卷之二終

晉搜神記卷之三

明會稽商濬校

昔周宣王信讒言杜伯無罪王信佞而誅之杜伯曰
臣無罪而加戮若死有知臣將上報不越三歲必
雪深寃矣王曰汝但努力我是萬乘君王殺法三
五箇之類何有患乎乃戮之經三年餘宣王出獵
行至城外山澤之間將欲布獵忽見杜伯着朱衣
乘白馬冠蓋前後鬼兵數百當道而來彎弓執矢
射王王懼無處避之百僚悉見射中王心王卽心

痛歸宮至日而薨故語云凡人不可枉濫冤必至矣

昔隋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隋侯見而愍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于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荅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贖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

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荅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追且見一珠在床頭侯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耳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飲之亦千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翊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盃復索曰美哉可

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千日也石卽別似有忤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疑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旣往石家語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闕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開目張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

李信陳留信義人也爲人道孝善事父母年三十八忽夜夢司命使鬼使取信至閻羅王殿前王卽勅付所司依處分信格王曰少失父母編居今旣命終不敢有辭哀信老母無人侍奉伏願大王放信侍養待母命終之日與母同來王聞此言亦甚哀愍如斯孝道足可延齡乃召鬼官檢信母壽年九十尤有二十九年亦可矜放鬼官對曰只如信之

徒世間極有今若放此後者舉例請下本司定罪
輕重取旨王依鬼官言還令定罪鬼官怒曰無知
越訴亂我憲章乃令鬼使擒付鑊湯煮之鬼使提
信手捉拋入鑊湯方入湯中身首已爛王忽念之
言曰此自孝浮世罕聞且令放還以旌孝行不復
召鬼官議之命鬼使喚信聞王嘆信必知放還乃
令湯中拽出見信首面浸爛鬼使忙怕恐王怒之
乃取一胡人頭與信曰王今喚出必放汝歸若見
汝容貌壞爛必不送去也今且取一胡人頭安之

所以得還見王之時宜低頭應對不許忽忽若放
汝歸却來與汝別覓一端正頭安却信聞放還忻
喜唱喏而受之既至王前使勅鬼使還歸不得更
經本司鬼使唱喏不敢再返亦不暇於鬼使處換
頭忽然却活夢覺以手摸頭面並是胡悲啼懊惱
語其妻曰汝識我語音否妻對曰今異也問君一
音是汝一音是胡何也信曰我夜來甚有異夢汝
若天曉起可將被覆我頭面莫使人見若欲送食
致我床前閉戶而去我自取食其妻依言以被覆

之至飯時忽思其語何有此事乃撥看之見一胡人卧在被底其妻走出告姑曰阿婆兒夜來不知何故變作一胡人在新婦床上卧姑此語豈有此異事乃令將棒來揭被見之驚異便打信數十分說不及已打損頭面鄰里聞之求問其故信方話其始未始知是真兒抱頭大哭妻亦哀號鄉社以狀聞州州以狀奏帝覽表嗟嘆自古至今未聞此事雖是假胡人頭孝心通乎神明可拜信爲孝義大夫仍賜惠帛養親悲夫神感之矣乃見如斯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氏其喪乎犬猶棄主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會爲犬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卧盤瓠咬王首而還辛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帝呼犬亦不起帝曰如何不食

呼又不來莫是恨朕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
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卽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爲會
稽侯美女五人食會稽郡一千戶後生三男六女
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有犬尾其後子孫昌
益號爲犬戎之國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只今土蕃
乃盤瓠之孕也

昔武王時雍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迴一
里蔭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牽羊負酒祭祀
不絕武王出城見衆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

百姓乃以兵圍正欲誅伐之乃有神飛沙走石雷
電霹靂武兵起衆瓦解星分無令得近時有一人
被傷損脚去樹一百步卧地不能自去迨夜有一
人着朱衣乘馬與樹神曰朝來武王伐子不有損
乎樹神曰我雷公飛沙走石傷武王兵士兵士見
之星分不敢近我我有威力如此赤衣人怒曰我
教武王兵人用生朱塗面披髮着朱衣赤繩縛之
道灰百匝以斧伐之豈不損乎樹神默然不對赤
衣人忽然縱轡而去至明軍人向鄉中父老語之

以狀聞王王遂依其言用物以斧伐之並無變動
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犝牛向址中走入豐
水中故樹精百年化作青牛後人學之用灰及赤

晉搜神記卷之四

明會稽商濬校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爲二少年書生才容竒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論談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覽豈能勝子終爲之而旋爲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

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日狸不荅而去乃持刺
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
乃掃榻延留留人防禦時雷孔章來訪華華以書
生白之此必妖異孔章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爲
國之棟梁吐食納士賢者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
妬賢嫉能不以已之不才而言人之妖異如此爲
天下笑耳華益於防衛勿遣東西孔章曰若疑之
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狸曰我
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
莫

于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
乃曰是百年之精獵犬見之卽變若千年之妖以
千年神木火照之卽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
華曰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走
爲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
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
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
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
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

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

漢時東華郡陳司空死經周年忽然還家在床而坐約束子孫與平生無異飲酒食肉閑論幽冥事歷歷來往不一專事惑婦子孫致敬無異生前忽一度還家飲酒醉卧在床子孫敢近前審窺元是村中沽酒之家老犬也從此便無蹤由

王莽篡漢平帝位一十八年德行不合乾坤國祚將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詔令載歸殿前召荆房息來問曰殿前生此異物爲何祥房

息對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也能識之莽遣費長道使發數日房息曰臣啓陛下費長道至必言不識陛下但言卿旣不識何故城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也須臾長道至帝問何物對曰荆房息向言不識臣何知之帝曰卿旣不識何故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道曰臣嘆荆將軍推死與臣帝曰卿但實言勿隱朕不罪卿道曰旣奉進止敢不遵承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道王家衰劉家再興莽曰如何得見道曰須得七歲女

子尿之可開也莽依言果然邇後光武中興斯實徵矣

昔太祖年七十只養一子年十三而夭太祖與夫人晝夜悲泣不止夫人忽一夜夢見亡兒來謂母曰某今差在泰山五百日驅使苦無暫休今泰山府君取周王爲嶽宿阿娘可爲兒囑王安兒於樂處免有驅役言訖洒涕而別其母睡覺悲不自勝太祖問有何故具以事白太祖曰夢以想成生死殊道漠漠然何可憑也翊日晝寢復自夢見亡子曰

昨日請阿娘咨告如何却以爲無憑也旣者不信但看周王三月十八日必死若不死卽虛也太祖夢覺信之明旦喚文王來語曰朕昨晝寢夢見亡子云被差問泰山府五百日驅使今泰山府君取卿爲宿今夢想之頃朕亦不信儻如所夢卿卽方便安兒於樂處周王曰短長之數豈可逃乎然念求別清朝將辭昭代已審聖旨豈敢違命泣涕交下哀戀久之太祖乃賜王絹十疋以贖亡兒果于三月十八日卒經十餘日太祖又夢見兒顏色和

悅謂父曰蒙托父王文王任所職遷兒於泰山府
錄事參軍不監印差帝南人代役仰荷君恩敢不
上報太祖夢覺喜而復悲卽發人往問帝南人死
虛實使回云亡經十五日事驗有實方知鬼神之
道昭然不可謂之無矣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罪人畏之
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
盜處死剋日欲訟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
在路號哭經旬不絕遂朔問何故哭荅曰某拙謀

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
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逝去荅曰使君明於易
筮前後逝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
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遍到
行渡河卽取竹筒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
中卧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
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
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黃沙此
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

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既脫其死卽賚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昔泰山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徒崔皓試之問其妍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辭乃嘆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聲荅曰龍文與恒還如公與杼間密相似崔皓憾之異日策問龍文曰鷓鴣何以食母弱水何以西流武王何以伐紂龍文並皆不荅皓落下不第龍文上表稱崔皓位正三台治司萬物不能以風化下而將逆事問臣以

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表至帝召皓詰之皓曰龍文無藝何以堪之帝乃自召龍文問其試目對曰崔皓何不問臣慈烏返哺而乃問臣鷓鴣何以食母何不問臣百川歸於滄海乃問臣弱水西流何不問臣伯夷叔齊讓國乃問臣武王伐紂所問三條皆是逆事臣恐崔皓有異志也臣是以不荅帝召皓問之皆如其說乃封龍文爲上卿故諺語云巧言以免責此之謂也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

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賫絹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而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而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問姓名各言離亂今惻然因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已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

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之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胷中有七曆足下有通徹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子卽我子也宜話吾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原忽叔仲橫

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役太守言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迨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大夫夫人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噫孝感動於天

地威應昭信矣義乎可傳流千古

搜神記卷之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搜神記卷之五

明會稽商濬校

昔晉使孺臨政而戮趙同趙括及季年將疾見天屬
鬼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怒目大吒晉公曰殺余之
孫而絕余祀令我不得享由爾使然何不義之甚
也余得訴於上帝矣今日之寃必雪復何逃焉乃
壞大門及寢門而入似縱擒之狀公大駭避於室
內及壞其戶將欲入公曰戮子之子孫又何干公
也鬼曰致余不食因爾之由何謂不于我公曰請

立祀可乎曰不可其已暮矣然請於上帝候爾來
證知言訖不見晉公染疾不期月而終悲夫冤結
之事不可爲也今之君子不得慎歟

趙明甫天水人也名仁美選三傳擢第授江表太興
縣尉累以政聞遷授蒲縣令仁美素曉三命能自
知官祿壽常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
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
人此爲急務卽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
配之未會間有日者經過乃趨謁趙令因話令之

祿壽如仁美之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一女子未
從人有此未了餘則無事也未選得女婿間先爲
女子覓一女僕使忽一日命掃庭忽涕淚令曰何
故女僕曰某姓王父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
喪父母不覺涕泪交下令問其父名曰名德麟令
思之乃是親戚因卽慘然又曰何至如是女僕曰
卽角之時遭兵革亂離之苦被人掠賣一至於斯
令乃謂其妻曰彼我女不憂不嫁遣且輟吾女粧
奩之具先嫁之乃於衆言曰某近認得一姪女今

先聘人俄擇邑客有善者從之其所生之女却未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令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冤亂之事方可獲此果報令曰某只守法清廉固無出死入生之事曰必然之理請細籌之令曰某別無能改因話嫁僕之事荅曰只此便是更何求之乃賀令曰此祿壽長未可測也是知陰功及物當世有增延壽祿後人觀此胡不動心乎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勅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旦復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色如晝進勅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勅驚而異之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勅卽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勅曰由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旣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簿

枚載薪於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蒹葭一時沉沒惟進勅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颭竹數竿至於進勅身側進勅扶此竹而獲稍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勅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度江卽栖於洲上將更深矣進勅卽獨坐愁苦雨泪迸灑嗟身之蹇躓一至于茲忽見荻叢碎罅中光芒然進勅卽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着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于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卽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進勅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論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昔楚僚至孝內親早亡敬事後母終身不失忽母患一腫成癰形容日悴人皆不識僚欲呼醫師針灸恐母痛難忍自以口於母腫上徐吮之其腫自熟血流出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

鯉魚食之其病卽瘥可以延壽若不得鯉魚
久死矣母覺而告僚僚聞之悲愴無計仰天嘆曰
我不孝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僚卽抱
而哭我如何失母去得行坐悲泣願天効靈乃脫
衣上冰卧之有一童子決僚卧處冰開送鯉一雙
與僚僚得之喜悅將歸與母食之其疾卽愈延壽
一百三十三歲盖僚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昔吳王孫權時有李信純是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
犬字曰黑龍愛之猶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
與食忽一日於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草中
時遇太守郡瑕出獵見田草深不知人在草中醉
醒遣人縱火焚之信純卧處恰當順風犬見火來
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
五十步犬卽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週迴以身
濕之火至濕處卽滅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乏
致斃於側俄爾信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
訝其事因親四週覩火蹤蹟因爾慟哭聞於太守
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

世稱記

卷之五

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
餘丈

記卷之五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搜神記卷之六

明會稽商濬校

元嘉中有道士徐啓玄隱居終南山中道德尊重人皆欽之然通法術逆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王大夫只養一女年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乃名曰金英徐啓玄忽然一日閑遊之次經過王大夫宅門見宅上有宿世冤讐怨氣且天啓玄曰此誰宅闈者曰御史王大夫啓玄曰大夫在否荅曰在可與余報之云終南山徐啓玄有

切事欲見大夫闍人入告大夫聞話令升廳俄出見之玄曰勿訝造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荅曰望示及玄適覩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寃讐欲伺其便而報之大夫知否對曰非尊師胡爲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玄曰請童僕男女等遍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上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幼小憐之頗能羞慙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寃家矣可令出來大夫將謬言令夫人召來夫人卽往喚之已見其女扃其房門面壁而坐歎曰我之宿世寃結方欲伺便報讐無賴道士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惶懼計無所出乃禮於玄曰此宿世寃對相會如何脫免玄曰此小事荅曰倘蒙尊師慈恩特垂救拔以生以此何門報之又復再拜玄曰勿在多言卽爲却遣與大夫變却取索水一盆劍一口左右手秉之隨大夫至閣內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寃于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救拔爲功濟人爲上曷不速變安用多言乃步罡訣呪以水噴之叱曰速變本形

無更居此况訖令備棺襯逡巡而至玄乃開門視之已化爲白骨卽令左右斂之致靈車誠曰可送出都門行十里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回顧左右依言送出都門可十里來果有大林便安其下急奔而歸回至都門方始回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爲燼大夫與夫人驚哭拜謝仍備珍寶財帛酬之悉不顧而去

昔晉太子申生仁孝而遇驪姬之譖縊于新城及晉惠公復國乃謚太子曰恭葬以太子之禮期月太子

子御臣狐突過下國而遇太子申生於途太子突命登車而御之告突曰夷吾無禮而彰先君之惡余得請於上帝矣將以晉國與秦秦將祀余突曰臣聞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令秦祀君豈不謬乎且民何罪而致亂亡宗廟何故而不血食請圖之太子曰諾待吾復請於上帝七日可往新城西偏於巫者之家見我焉突曰諾倏而不見凡如夢醒突復依期而往又遇之告曰上帝許我罰有罪矣夷吾其斃於韓言訖而沒其後秦伐晉晉果

敗於韓地而獲晉侯悲夫申生爲人之子孝之至也於死孝心不忘耳改葬封謚彰先君之不德矣實不欲父成其醜子受其美哉

昔德化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數秩滿歸京僕馬壯健囊橐敦厚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必挈而行至華陰僕夫施幄幙陳罇俎旣竟庖豕炙羊始熟有黃衫者一人據盤而坐僕連叱神色不撓店嫗曰今五方戈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人以責之而張

令至具以事告令曰容之勿逐也乃揖而問曰來在何方黃衫者不言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盤飲之雖不謝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目不暫捨令自割以勸之至盡黃衫者亦未有飽色令又於大盒中取餅十四五枚以餒之凡飲二升餘酒旣酣謂令曰四十年已前曾於東店得一醉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動問姓名曰某非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曰可得一觀乎曰窺亦何患於是解草囊出一軸其書云泰山主者牒金天

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令張某卽張君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修短有限誰敢惜死某年始強壯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術得延其期某囊中計其所有不止數十萬盡可之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德百萬之噫又何用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居蓮花峰下唯足下匍匐徑往祈求奏章除此難爲無計也吾聞昨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氣及下得路於蓮花峰下不爾卽無計矣於是逕往觀荆榛蒙密川谷阻絕杳無能往令於是齋牲牢馳獻嶽廟又以千萬許之直往蓮花峰下轉乘南有一菴堂見一道士隱几而坐問張令曰腐骨殘肉魂亡神耗者安得至此令曰鍾鳴漏盡露晞頃刻竊問仙官能復精魂於枯骨致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章奏之力道士曰吾頃爲漢朝權臣一奏便謫居此峰今欲何得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令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怒俄爾有使者賁緘

而至則金天王札也仙官覽書笑曰關節既到難
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違上帝譴責否乃啓
玉函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經時天符乃降其
上署徹字真仙復焚香再拜以啓之書曰張某棄
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顧禮法苟偷官榮而又鄙僻
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以是叨居千乘之富實
因苟得今按罪以實待戮餘魂何謂來章延求厥
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向緩刑宥過者玄門
是宗徇爾一昨全我私貸若其悛惡恕乃自新會

生者量延五年奏章不能書罪仙官覽訖謂令曰
大凡人壽可數百歲而已喜怒哀樂役心之源愛
惡嗜慾伐性之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
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
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道歸途無墜吾教
令感拜辭舉足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步
十里餘見黃衣使者前賀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名
鍾名生爲宣城脚力夜卒于華陰乃爲幽冥所鑑
遞符之役痛苦如舊令曰何方以免報事之困曰

但醉金天王願請置予爲闖人則吾飽神盤殮矣
符已違半日莫及淹留便乃揮別入庄南栢樹三
五步而沒是張令駝車華陰決東歸之計醉金天
王愿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可贍吾十舍之
資糧矣安有受祉於上帝而私於土偶人乎明旦
乃乘而東去旬餘至偃師是夕至於縣館見黃衫
吏賫牒排闥而進叱吏曰何虛妄若是今則禍無
所避孽不可追由爾償三峰之願不決俾吾醉一
飯之恩無終悒悒然痛如螫蠶言訖失所在頃刻

晉搜神記卷之七

明會稽商濬校

昔僧志玄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
縠唯着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
山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
忽見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髑髏安頭上便搖之
落者棄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
於身體逡巡化爲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着
素衣於行路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

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爲父母聘與北門張氏爲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易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今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

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戴恩德何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玄從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玄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玄結印口誦真言振錫大喝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倒化爲老狐而死鮮血交流枯骸草葉尚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嗟訝而去

張安儒東洛人也其家大富賈敗淮南永和年中自

廣抵於洛下既至而患瘡發使至陸渾召命子子聞父疾星夜奔至洛陽不逾一旬安儒身死男女哀擗未及棺斂忽有一女子縞服重戴莫覩其面自門而入僕使借問亦不應直至屍前不去帽乃盡哀泣其聲清然傷切不勝男女親媼驚愕莫測其由須臾棄其帽見之乃醜胡女鬼也親姻皆奔走但看之此鬼乃開其門須臾聞堂內與安儒屍言笑又飲酒饌歌樂食頃逡巡又聞厲聲啾唧及相打歐擊之聲良久方靜至暮安儒子與親戚家僮開戶看之見其屍與胡女俱化爲灰矣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爲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兼歐打相似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凡是醫藥針灸並無救時永明中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知路經元範舍遇夜未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喚如被拷打相似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載醫藥無徵莫知其患來處朱邯乃作卦看之謂範曰君今日來合遇

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卽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叙寒溫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母疾楚賓卽往便坐範具酒饌飲之飲訖安楚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

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堂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惟此鳥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卽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夜與君母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某昨夜至更出戶徐行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遶宅尋覓並不見物忽見碓程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

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毋患自此平復如故持絹一束與楚賓不受而去

李汾越州上虞縣人也性悅山水乃居四明山山下有百姓張老莊其家大富好養豕積年不宰而縱之未和末中秋月圓李汾步月於中庭撫琴自適忽聽外有人嗟嘆之聲或言或笑李汾不測其由詰曰何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聲汾開門而看之見一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汾問娘子莫是神仙乎女對曰非也兒是

此山中張家女今夕父母作客東村竊來奉謁希無見責也汾欣喜謂娘子曰不棄荒居便請升階言訖女子乃上階煎茶言笑相諠汾莫能及下帷背燈琴瑟已盡忽爾晨鷄報曉女起告辭汾戀慕惜別卽偷女青氈履子一隻藏衣籠中汾恍忽睡着女撫汾悲泣求覓履子願無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死今拜謝君子幸留矣汾竟不與而睡其女號泣而去汾驚而覺不見其女只見床前鮮血滿地汾心異之乃開籠觀其履子已化爲猪

蹄殼乃怕惧不已尋血下山直至張公園內其猪
還見汾來曠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於張公
公開之驚怪遂烹之汾乃棄此山院別遊他邑矣
悲夫妖怪之事顯然蠱惑之道彰爾假人之形媚
人若此是故妖艷之色可不慎歟

搜神記卷之七終

晉搜神記卷之八

明會稽商濬校

永平年中有司勳張員外者早著名顯常以詞舌過人同輩莫不畏憚而祿秩不能榮進及懸車之歲有子四人名德雄邁位列清近司勳忽患舌腫須臾出於口外其大如斗瞑目而喘殆不延於頃刻子弟憂迫集議以此疾狀告方無錄人不知識宜於名僧道士求以異術治之冀必有效諸子乃是易服童散諸佛寺道觀遍以疾狀訪於識者適遇

老僧謂曰郎君不知業報乎盍扶持員外行於坊市多人之處明其疾狀博以求之何慮無人識者諸子喜納其說乃徒步奉輿而行於東市中有叟鬚眉皓白而顏若嬰兒見見司勳之病驚曰吾平生善療此疾今幸年九十八矣方始一遇大喜願以治之諸子拜泣而隨叟曰吾於宣平東門愛一小宅乏於財貨而不致郎君卽爲吾治之其家亦久欲賣倘兼備以器用帷幙見待其宅不逾三十萬諸子遽便求訪果有卽時買之叟有妻菜要質

貌閑雅年若十八九許阜穀幪首終繪束腰曾無粉黛之飾髮澤肥淨光彩照人與叟同赴新第期明晨待司勳至諸子鋪設茵褥幃幔饌具無不精備叟亦極喜諸子及曉待司勳至叟前迎之令其妻燃薪具鹽酪叟請曰諸郎君宜以靜伺遠立無至憂擾叟乃捻司勳痛舌有豚懸於舌根下以金刀斷之後於絳囊中貯藥取少末而封焉其舌重五六斤叟令其妻齏而炙肉灼之膏滴中香氣盈室司勳忽開目噉津所疾卽愈叟共菜妻相勸食

其灸須臾而盡諸子狂喜候問司勳云只憶初得疾時後不省矣適將欲悟忽聞灸香餒而思食咽液而羞我不能曉其由也請餅餌進數若不有疾叟曰疾旣愈矣請諸郎君待司勳回宅司勳謝曰此疾非老丈神術治之卽無瘥矣感戴恩德何日忘之叟曰某志在斯疾幸愜平生之願何可言哉旣歸諸子持金帛奴馬詰旦來獻於叟但見遍鎖其門器用帷幕之具一皆在焉悉不將去惟叟與妻莫知所往諸子奔回具以事告司勳舉家號泣焚香信敬之方悟神仙來爲治疾識者曰司勳之疾得不爲多詞之咎而斯病誠之後諸人豈不慎歟

虞鄉獵人張可思多力射每逐獸入山經旬不返因雪中尋鹿險阻絕遠忽見人蹟踐履絕新可思怪愕久之卽窺其蹤入危僻窮途蹟盡抵長松泥雪攀緣分明歷歷可思愈懷驚異因又登焉將樹頂乃有傍引大枝橫構岩上視其人已度焉可思則隨度寬平顯敞不類山中俄至洞側又徑入門四

周石堦堦下葦簾中有大石堂堂內煙火薰灼烹爨甚宣可思詣前適見自外者負鹽一囊約百許斤致之厨下澣袴濯足因邀可思就火俄聞磬聲皆曰諸真登堂矣卽遣可思拜謁可思就昇見金人玉人在左右而身長丈餘皆衣鶴襲儀狀嚴美聲音朗暢皆謂可思曰何由至此旻天可思卽述其來遂坐可思於地遍問人間之事旣而謂可思曰爾可記吾短章傳之於代亦可稍增其壽詞曰天清地寧人獨營營名利奔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彌喪其身何不絕欲端守爾精言訖謂可思曰可速歸舍無滯於此當有譴責可思聞語便卽拜辭於是命負鹽者送出卽尋舊逕而歸他日可思復來道途乖矣

永熙年中青州從事檢校尚書兵部郎中王宗仁者羈遊河北時僕射李公鎮守宗仁與李公有族兄之分而接之甚厚因話鬼神之事而李公謂爲冥昧有無難測宗仁曰有可信矣何疑焉如要明之便可立頃召致李公因祈請之宗仁曰公可率意

暗書逝者名氏識之付某當卽遣召公先從鄴中大將從兄弟浼學陣傳射時免始亡公方軫念卽密書其名氏以付之宗仁乃命香火迎風而嘯遂以其名就焚于爐良久向門驚視遽起揮揖曰在左右間當爲通報因謂公曰不合輕召大將宜速備酒食盡敬辭謝之公如其言致敬久之乃曰幸已去矣必欲見者可更召平賤之輩縱來無害也時公宅內新喪青衣因書其名字付之要當見矣宗仁復命香火迎風而嘯卽以其名就焚於爐火

頃刻笑語公曰如此老婢追之何爽公大竒之因令詢問幽冥之事宗仁曰固不可泄泄之當兩滅其笑耳久而遣去宗仁常語公曰某終當爲國相但得石勒劉聰爲主非若三台之正位也其後宗仁以青州倅主人卒後因爲隴右公納之賓僚尋僭號而宗仁爲左丞相矣竟如其言

涇之北備人李德用穉衣食自給元嘉中年元夜有二盜踰墻而入皆執利刃德用不敢枝梧而室內衣裘遺無有德用一子名阿七甫六歲方眠驚因

叫有賊爲盜所射應弦而斃德用廬外有二牘紫色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曰我死自是我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未訣父家耳遂怨泣久之隣里會者五六十人皆爲泣涕因曰勿謀反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德用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俄春作將至德用謀生汲汲無容加意泊麥秋德用有麥半頃伺收拾晨有二牛蹊踐狼籍歸遍里中曰恣女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償責以購不爾吾

將詣官焉里其中往視之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蓄者也俄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奔迸不虞至此所損之苗請酬陪價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請問所從來買牛契書其用乃紫色牘交致焉德用卽悟阿七所言及詢姓名乃皆如阿七所報因卽縛之曰爾去久射死我子請我財者人也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違卽述其故曰我旣行劫殺乃北竄宜慶之郊謂事已久因買牛將歸歧下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伺夜黑過此

既寐夢一小兒五六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悟及覺二牛之糜紉不斷如彼解釋則已寤矣

搜神記卷之八終